

品味北海

北海无穷蓝

——当代著名诗人 余光中

附录 散文

万里瞻天

◆廖德全

在海角楼前，面对八百多年前苏东坡来此手书的“万里瞻天”几个大字，我久久地伫立，无言以对。苏东坡到合浦时，已65岁，垂垂老矣。小人当道，屡遭贬谪，大学士已是老病交加，心灰意冷，不得不捧心向道，以苟残年。此行前来，在东坡的人生之旅中，是一段什么样的历程？合浦，能给大师展示一个什么样的人文风物图景？大师给合浦，也给历史留下一笔什么样的文化遗产？

我僵立在那里，好似面对一个尘封千年的禅偈，怕一旦翻动，不知会飞出一个什么样的神仙或者魔怪来。此行的目的，本来是要追寻大师的遗迹，沾沐一点文气，激涌些许文思，半是拜谒，半是闲逛，没想到却勾起了缠脑挠心的苦苦追思。“万里瞻天”！“万里瞻天”！！几个大字在我脑际辉煌起来，也万般沉重起来，抹不开，放不下，只好硬着头皮慢慢去解读了。

元符三年（1100年），高太后临政，大赦天下，苏东坡终于结束了在天涯海角多年的流放生涯，量移合浦安置。本来是值得高兴的，却高兴不起来。他无法高兴。一代宗师的命运，大学士的前程，被一群卑鄙小人玩弄于股掌，全系于一人之好恶喜怒，一身老朽，日暮西垂，又怎么能高兴得起来？东坡何辜！文化何辜！历史何辜！

东坡无言。他默默地前行。6月19日，他从儋州起程，经徐闻而官寨（今广东廉江县），陆海兼程，辗转到了廉州。

几十年的风雨历程，苏东坡已懒得再去思想。吾从何来？将去何处？已经没有必要去思想了。在不需要思想的年代，思想就是一种痛苦，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甚至是灭顶之灾。有专制就有贬官，有小人就有冤案，而专制往往与小人相伴而生，历史也就更可悲了。这次奉命量移合浦，实质上只是一次仅有地理性意义的调迁，说得好听点就是离京城、离亲属近了一步，没有了一海之隔，既无实职也无权势，但终于是又一次皇恩浩荡的大赦，是远别荒岛的北归。然而，这不过是多少次“调迁”中的又一次罢了，说不准还是小人们又一次设陷呢。东坡没有思想，想他干吗？东坡却有滚滚诗行。诗是关不住的啊！

在徐闻，东坡住进兴廉村净行院。是夜大雨滂沱，诗人回顾坎坷一生，感慨良多，笔端一抖，诗行便跃然而出：

芒鞋不踏名利场，
一叶虚舟寄渺茫。

林下对床听夜雨，
静无灯火照凄凉。

—《夜雨宿净行院》

人在江湖，随他去吧。但怎么清静得了？苏东坡不是“不踏名利场”，而恰恰是遭到了“名利场”的轰逐驱赶，其秉性人格与“名利场”格格不能相入。那些毫无官格、人格的小人，作诗不行，做事不行，谋官弄权、诬陷整人却专业得很哪！名利场上小人多多，是忠耿之士、正人君子能立足的么？留给东坡的，只能是一种悲怆、痛楚、凄怨而又无奈的呐喊。世界级的大文豪，无所寄系，无所根着，恰如“一叶虚舟”，萍“寄渺茫”；只能“林下对床”听听“夜雨”，夜深人静，孤苦“凄凉”，甚至连“灯火”也照不到，遑论与谁叙说？向谁倾诉？又谁能知解？而这，又是什么世道，什么人生？！

东坡这次量移，不是荣归故里，而是大难不死的侥幸生还。他当初远贬海南荒蛮之地时，就作了客死他乡的准备。他寄言胞弟苏辙和友人，这次到了儋州之后，首先就备下一口棺材，然后再买块墓地。东坡心里清楚，这次远贬，不同去黄州，虽同样是小人落害，无端蒙冤，但尚年轻气盛，有一副好筋骨，还经得起摔打，还有时日可待。他虽身陷黄州，却心存高远，他在这里创作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等壮丽诗篇，不仅是诗人才华横溢的必然芒露，也是其对命运的不屈抗争，是对小人们的冷蔑和无视。也不同去惠州，那时尚有爱妾王朝云在身边照料，有一帮好友诗酒唱和，他为朝云建了几间小屋，还有点居家过日子的意思。可是，遭贬海南，已年过60，纵是夕阳尚光灿，惜已近黄昏了。更令东坡伤心的是，不仅在官场上为小人所算计，一贬再贬，甚至囚之牢笼，赖以庇护的家庭也遭受巨大不幸，前后两任夫人已经逝世，小儿苏遁不幸夭折，相依为命的爱妾朝云也不幸病故，东坡已经心灰意冷，看透人生。所以，他只带幼子苏过，不无悲切地往孤岛跋涉而去，并准备在那里了此残生。谁知一纸诏书，使他的人生之旅又一次易辙改道。

所以，他从儋州出来，只是徐徐而行，不算太远，却走了好些天。他说他不想回来了，已爱上了那个地方。喉咙一叽咕，诗句便潮涌而出：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章。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生。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诗是好诗。但现在读来，却有一种酸楚泪涩的感觉。宦海沉浮，疾风苦雨，几多冤屈，几多辛酸！苏东坡决不是一介愚忠俗吏，为那一纸诏书就欢呼“云散月明”，“天海澄清”，然而又是何种意境能使他“九死南荒”而不恨呢？果真是“兹游奇绝”的椰岛风情吗？诗人心中应当明白，此行大概就是他人人生之旅的最后一站了，人老须长，还能再贬几回？还能苦撑到几时？不是不想回，而是回不得，不得回，只好苦中作乐，以苦为乐，笑傲厄运罢了。

对于蒙冤受贬，苏东坡从来也没有安身立命，顺听自然，当然也没有苦苦抗争，讨个说法。诗人毕竟是诗人，其超凡脱俗之处就在于，能够于无抗争处见峥嵘，临绝境而处泰然。他情愿纵身江河，效仿屈子之壮举，以身殉诗，也决不甘受小人之辱。

好在还有诗。有诗就有抗争，有诗就有人生，有诗就有苏东坡。东坡的亲属，友人，都曾力劝东坡戒诗，不写那个要命的诗还不行吗？但诗，怎么可戒？何以能戒？有生命的诞立，有热血的奔涌，就必然有诗的啸吟！诗，已是诗人的一切。其学识，其人格，其爱恨，其灵魂，其生命家国，已凝响为一曲曲嘹响千古的诗词吟唱。

你污陷吧，你发配吧，纵是“九死南荒”又如何？这“生平”之“冠”，何等美哉！何等快哉！小人们的良苦用心，阴险作为，又怎能奈何苏东坡？！

到了合浦，老人的双脚已稳稳实地站在了大陆坚实的土地上，孤岛已经远逝，流放已经结束，权且把那颗久悬的心放下，就万事皆空地放闲他几天吧。东坡老矣！东坡累矣！东坡在他苦难的人生之旅，太需要有片刻的安宁了。合浦，非常荣幸地迎来了苏东坡。千年等一回，一回等千年，合浦因了苏东坡，也就有了千年之幸。

在合浦，东坡受到了热情周到的接待，当然，更多的是当地的几个文人雅士为其接风洗尘。这也就够了。东坡本来就是一介文人嘛。丈人的“接风”是什么“风”？当不是山珍海味、穷吃海喝的官宴吧。东坡爱吃，东坡爱饮，却不贪吃、不善饮，他制作的“东坡肉”，他酿制的真一仙酒、天门冬酒、蜜酒、就很有些功夫，以至世人学仿，也只及皮毛。但不要忘了，苏东坡始终是世界级的大诗人、大文豪，为官被贬，但其诗文是贬不了的，其落落不屈的人格是贬不了的。在合浦期间，或手持龙眼，或访贤问古，或友朋往来，诗人的胸中，始终是诗潮涌动，在不经意间，诗章便狂泻而出。

他老人家在合浦留下的诗作，虽不见了先时的那种“大江东去”的磅礴大气，却也非平庸之辈所能望尘。这不要紧，历史既然铸就了苏东坡，历史既然把大师和合浦牵扯在一起，也必然要赋予合浦相应的文化担载。合浦，是注定少不了这份荣耀的。

这不，那天苏东坡在太守张左藏、石康县令欧阳晦夫和地方名士邓拟等人的拥陪下，来到了合浦海角亭。海角亭不大，远没有赤壁之险峻古远，也不似西湖之绿蓝清幽，但面临辽阔无垠的滔滔大海，却另有一番非同凡响之气象，就连侧旁远挟山势滚滚而来的大廉江，也仅是沉沉一脉，似有似无。大海，才是最博大的噢！大师在亭下一站，听海风长啸，看波涛翻卷，那颗破碎了的心立马就为大海浩瀚雄阔、巨浪排空的气势所感动，一切冤屈与烦恼，都在瞬间涤荡无存。诗人的诗兴又来了。

但这次，诗人并没有写诗。他回眸四顾，轻轻一笑，坚毅而释然，大笔一挥，“万里瞻天”！几个大字，天外飞虹般横空而出。

诗人掷笔于地，健步奔向海边，一任海风扑面，海浪溅衣，全然不觉。诗人释然了，释然于茫茫大海边；诗人没有释然，他还要情寄万里，远瞻家园。我依稀感觉到，诗人的合浦之旅，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一代宗师的文化感悟和历史凝思就在这里定格为永恒。“大江东去，浪淘尽，千

古风流人物……”的磅礴大气和豪迈情怀，已从黄州横贯合浦，从赤壁而脉连海角亭，也纵贯了诗人的坎坷一生。

老街老城老传说

◆ 顾文

太阳在绿如草原的北部湾海面上升起，通体红亮。东北风吹得大海折皱起来，像抖动的丝绸。海鸟在那起伏不定的绸面上滑翔翩跹。

艳阳初升，风顺浪平，这是一个好日子。当然，这日子是天相师给测算过的。这时，一艘艘楼船组成的船队出发了！载着一匹匹“与黄金同价”的丝绸，还有瓷器，还有珍珠。船上的黄门（朝庭的宦官、翻译）、驿长、商人以及水手们都向岸上告别、作揖；岸上锣鼓喧天，号角声声，龙旗猎猎，依依不舍……

这是中国最古老的丝绸之路始发港起航的情景。这个始发港就在北海，而始发的日期距今已经两千余年。

能够与两千多年前的辉煌相联系的，能够让人想像出以往一些骄傲的，也许是北海的老街了。

老街是北海的中山路与珠海路的统称。这两条在夕阳下显得斑驳和寂寞的老街，像两位老人，历经辉煌与沧桑，如今老矣，有点旧衣烂缕，蹲在不谙世事又趾高气昂的行人面前缄默不语，透露出“好汉不提当年勇”的大度。

老街在当地人看来，似乎是一个累赘：住起来不风光，拆建又费事。但在文化人和外国人眼里，就是一个宝了。老舍的儿子、中国现代文学馆前馆长舒乙来到这里，激动不已，撰文探讨这里的南洋风格骑楼与新加坡那些被政府花巨资保存下来的南洋骑楼的渊源关系。加拿大一位老市长看到老街，羡慕不已，自告奋勇，要帮助北海介绍关系，尽早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到了北海。许多文人来北海，我除了陪他们买海味，还买一些当地的纪念品。有一种渔灯是我和作家们的首选。首选是因为它独具北部湾特色，二是价钱不贵，最初是四元五角钱一盏，我支付得起，因为有时候是送他们的。反正北京来的编辑作家，上至中国作协领导，下至普通作家、编辑，我都带他们去买过，并且一律的兴高采烈。

这种渔灯也叫风灯，不怕风，到海上作业不担心被风吹灭。除了四面四块玻璃外，其他全是樟木或者竹片做成的。有一扇玻璃门可以打开，把装油的灯盏放进去。上面有个盖，象岗哨的顶，尖的。顶下部留有通风的地方，而不被风吹灭灯火。

在一个现代化的居室里，挂这样一盏古朴的灯盏，是非常有意味的。它是一种生产方式的存在，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是一个地方的风俗的存在。

那个卖渔灯的海珠路转角的地方，我去过无数次。人生几经挫折，人事几经沧桑，我很长时间不需要陪天南地北的文人朋友去买渔灯了。不知道那个有渔灯出售的商店，今天是否还安在？高高的店铺木门洞开着，门的左边堆着一些渔网渔具，那渔灯，就摆在上方的架子上……

北海历来是边关重镇。据《水经注》记载：西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武帝亲派路将军南征，路将军亲到合浦。东汉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汉代大将军马援奉汉光帝之命，曾率

领大军南下平交趾、定安南。当时，交趾郡的女子征侧姐妹不服朝庭起兵造反，攻占了交趾郡，九真郡、日南郡、合浦郡（现今的北海市属地）同起响应。朝庭命马援为伏波大将军，带领两千艘战船和二万余将士征战南蛮，在北海留下许多传说和古迹。他一直南下挥兵至冠头岭，至今岭上还有他临风远眺的古迹。相传合浦境内有铜船湖，就是他打造铜船，训练水师的地方。这个马援将军，60岁才从南方回到京城，当时已经功成名就，应该安享其乐了。但当时北方匈奴入犯，国家不得安宁，他就请缨再到前线。他说：“男子汉就应该死在边疆，用马革包裹着尸体回家安葬，哪能躺在床上满足于儿女之情呢？病死在家里呢？”

到了十九世纪，随着中英两国1876年《烟台条约》的签订，北海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各领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形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社会结构。

英国、法国、德国、葡萄牙、奥地利、意大利、比利时等国家都任命了驻北海的领事官，其中英国、法国、德国设了领事馆，其他国家均委托三国驻北海或香港的领事馆代办。以上诸国纷纷在北海设立公司，德国人招揽华工出洋打工，搞劳务输出；法国人代理船务和经营洋杂货；美国人的“美孚行”专营煤油汽油；日商代表则组织本地松香出口。

其他宗教团体、医院、邮电也纷纷登陆北海。如英国安立间教会开办的“普仁医院”以及“华文男校”，法国天主教会开办的“法华学堂”，德国传教士鲍闾巽开办的“信义小学”等等。北海的邮电业最先由英国人创办，其后法国也开办了“法国信馆”，到了宣统三年（1911年）北海邮政年处理邮件达55万件，邮路总长已达888.5公里。

欧风渐进的北海，城市功能也迅速完善。大约在100年前，北海就有了电动锯木厂，内燃机驱动的圆盘式锯木机，一次可锯木板12块。95年前就有了电灯，滇军“红头巾”进入北海，从没有看见过电灯，感到新奇，就想用刺刀割下拿回营房照明，以至吃了触电的苦头。

美国发明无声电影的第二年，就有英国的传教士在北海演播。80年前，北海作为港口城市已有3千吨的大轮船往返于越南、缅甸、马来西亚和香港，国内则通航上海、厦门、汕头、香港、海口等地。城市周边的交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1924年后，北海与合浦之间就有普益汽车公司进行客运业务，还有小汽车的包车业务。1927年之后，陈济棠的水师属下的飞机，定期航行北海，1935年每周就有两个航班往返于广州、湛江、海口与北海之间。

由于外国科技与文化的介入，北海由朝庭一直掌控的南珠产地与边关重地，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外国技术与西方文化引领的中西合璧城市。

外沙岛原来是一片沙洲。

岛上居住着疍家人。疍家人就是海上人家。据史书记载，以舟为家，家似蛋壳，以捕鱼为生的人家称之为“疍家”。封建时代，疍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例如，不准与陆上的人家通婚，不得上岸居住等等。但他们岁赋照纳，户口捐照交，历史上曾发生过疍家抗捐抗税的事件。

北海的疍家多从广东、福建一带迁徙而来。他们有些就居住在外沙岛附近。

上个世纪90年代后，外沙岛经过吹沙填海，面积比原来扩大。岛上建起了有特色的疍家竹棚，专营北部湾的优质海鲜。一百来家的大排档呈“7”字形，每天食客车水马龙。许多人喜欢把桌子

摆在海滩上，地上是细细的沙子，头顶是蓝蓝的天空，身旁是如画的大海，再三五好友围坐一桌，品酒吃蟹论天下，让许多人难以忘怀。

进入 21 世纪，北海为了打造中国一流的旅游城市，把外沙海鲜岛重新设计，全面提升岛上餐饮的品位与环境，把原来的竹棚拆掉，建起了欧式的建筑，有餐饮和海产品购物两大功能。如今，岛上餐馆酒楼鳞次栉比，夜晚灯火通明，酒香鱼鲜。

说起北海的“欧风东渐”，得说她的衣食文化。上个世纪 20 年代初，北海的女人开始烫头发、留短发，男人的发式则是时尚的两分头。西装和连衣裙是青年的最爱。那时的新娘子穿婚纱，用汽车和洋鼓乐队来举行新婚仪式迎接新人。上个世纪 40 年代，抗日战争胜利后，中断了 8 年多的北海至香港的海上运输恢复，使得港式时装通过北海英国教会所属的“普仁医院”的医生护士们引入北海，并对北海的服装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据《北海文史》记载：一直到了 60、70 年代，北海社会上的穿着已经普遍是“灰调子”，但前身为“普仁医院”的“北海人民医院”的护士们依然花枝招展。

在中国的辛亥革命前，北海已经有西餐西点铺。当时，咖喱、果酱、咖啡、奶粉、柠檬水、汽水等名词，已经在北海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耳熟能详。

北海的餐饮业一直相当发达，在上个世纪 20 年代，就有唱曲、讲故事的茶楼饭馆。据北海的史料记载，当时北海的粤菜手艺了得，香港酒家还派师傅到北海来取经学习。民国初年的珠海楼、上海楼都有卡座设计。北海在光绪十二年(1886)就有了新式学堂。1890 年，北海英国教会创办了第一所女子学校，北海女孩第一次走出深闺绣阁，进入学府殿堂，成了当时轰动北海的社会新闻。光绪二十四年(1898)，法国天主教会创办了“双语学校”，学生同时学习汉语和法语。光绪二十七年(1901)，德国基督教会创办“德华学堂”，开设德语和汉语课程。

北海最初的报纸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创办的《东西新文》，由德国教会出版发行。民国四年(1915)又创办了《觉民报》。

电影则是在电影发明的第二年就在北海放映，由英国传教士从香港带来，在教会的院子里一边放映一边解说，因为那是无声电影。

社会学家说：建筑和基地，是凝固的历史。我们去关注一下北海的建筑与基地，就知道北海文化历史底蕴之深厚。据 2001 年统计，北海共有文物保护单位 94 处，另外还有英、法、德国领事馆旧址、天主教堂等 6 处古建筑是国家级保护单位。合浦汉墓群、大士阁以及北海西洋建筑群，在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中占有重要位置。

北海的古窑遗址，在中国的陶瓷业中也占有一定的位置。北海已发现的唐宋窑址已有七处，中国著名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在《古陶瓷鉴真》一书中曾写道，宋朝的北海窑，烧青白瓷，“主要供外销之用，因此国内极少流传。”

长期的戍边与流放，还有对外开放，也使北海的民间文艺色彩纷呈。北海的民间歌谣从曲种来分，有四五种之多，西海歌、咸水歌、大唐歌、大话歌等等。咸水歌在当地源远流长，婚丧嫁娶都有歌会。而大唐歌则是从中原传来，讲究比兴，歌词流畅，情趣盎然，比如“吃尽米羹个(这)

碗稀，见尽女人个（这）只肥；一身死肉千斤重，最好拿出压瓜皮。”

北海的民间曲艺，有老杨公、耍花楼、公馆木鱼等等，都为当地人民所喜闻乐见。

北海的多元文化，也造就了一大批文化艺术人才。仅在明代，北海就出了进士1名，举人70名，贡生37名。自民国以来，北海也可以说人文荟萃，有当过国民政府行政院代院长的陈铭枢，有导弹专家陈家礼，有光纤专家郭乃建，有参与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方毛主席画像创作的画家辛莽，有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的作曲张文纲，有写京味小说连续获奖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建功。

天偏地远，星光散落。一湾海疆，尽见妖娆。从那远古的“海上丝绸之路”到如今的跨国海上游轮航线，足以体会北海这座边城的开放气脉！她像一颗珍珠，宁静而生辉，寂寞而珍贵……

如果一旦喜欢她，也许你将爱不释手。

我读北海

◆ 顾文

北海有银滩，天海一色，滩如白银。

前国家主席杨尚昆看了，高兴地挥毫题了“天下第一滩”。从此，滩与时代共进，名与日月同辉。

如今银滩已是国家级的景点，从那无人知晓的，矗立着仙人掌与爬着牵牛花的，海鸟与鱼虾共戏的神秘处女滩，变成了人头攒动，比基尼与太阳伞一样随处可见，情侣们浪漫嬉戏的公共度假场所了。

对于向往大海的人，银滩能给以极大的满足。无论你远眺近看，都那么的激情四溅。天是那么的青，海是那么的蓝，滩是那么的白，浪是那么的委婉。风从海面上走来，轻轻吻一下你的脸或者鬓角，然后悄悄而去。太阳却象追你的恋人，时刻相伴在你的左右，给你热烈给你温暖，甚至给你酣畅和淋漓。那如翠如玉般的海水，如果你投进她的怀抱，她温柔的相拥，能除却你昨天的征尘与疲劳，还给你宽阔无边与激荡跳跃的思维。

阳光底下看银滩，她给你金晃晃的未来；雨天底下看银滩，她给你湿漉漉的思绪；黑夜底下看银滩，她给你甜蜜蜜的收藏。神采飞扬，宁静沉思，凝神回首，她都可以给你。看你什么时候去会她。

银滩既是情场也是情人，她是你心之所爱。银滩是景点，那你爱她哪一点都可以，随心所欲，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有人喜欢江泽民在这里种的树；有人喜欢中外名人在银滩信口开河或者兴之所至的赞美；有人喜欢她那号称全国最大的音乐喷泉，那个钢球雕塑上有七个丰硕的裸女，手拉着手；有人也许对这些都不感兴趣，他喜欢浪遏飞舟，勇者与勇者擦肩而过。

而我，喜欢这里的故事。相传，从银滩的某一个地方，有一条路可以走到三十六海里以外的涠洲岛，水深的地方把裤脚挽到膝头，也可以趟水走过去。但后来，有一个产妇走到路的一半产下了一个孩子，污血弄脏了这条路，后来路基下沉了，就再也走不过去了。还有人考证，银滩的

某一处，是当年汤显祖乘船去涠洲的码头。直至 20 世纪最后几年间的某一年，中国文坛京津港三地文人来到银滩，李国文、陈建功、舒乙、陈祖芬、蒋子龙、曾敏之等等，我是全陪，他们叫我引路，寻觅汤显祖的踪迹。他们天天都要游泳。有一天晚上 9 点多了，他们还要下去，说晚上游泳特别有味。兴之所致，连已过 60 的曾老也下去。好呵，那我们都下去！蒋子龙一挥手大家全变成了“浪里白条”。后来，我看过天津的蒋子龙发表的《夜游北部湾》，很激动。他写得很有气魄，你想想，当年解放南中国是“横渡长江”，而我们这几位大作家在“夜游北部湾”，文人总是很有意思。

从银滩去涠洲岛趟水走去，已经成为传说。现在去涠洲岛是从国际船务码头乘船前往。涠洲岛我去不了十次，每次都是“三陪”，陪行陪游陪吃。涠洲岛对我来说，闭上眼睛脑子里就放电影。

仙人掌、教堂、小路、甘蔗林和牛车，还有炊烟与鸥鸟。涠洲岛的特色，使你浮躁的心灵得到极大的安宁。

滴水岩、千层崖、贼老洞、岩溶流过的沟槽。还有在清清的海水里蠕动的珊瑚。涠洲岛的寻觅，使你在疲乏的生活中得到新鲜的感受。

涠洲岛是中国最年青的火山岛。现在已经是全国旅游的热点之一。踏波破浪，一任由海风掀起你的头发来抽打自己的脸颊。从北海乘船走 36 海里到那里，望一眼那火山喷发时凝成的石头，甚至亲手捡回一颗，也许多年以后看到，心里还能涌起美好的回忆；或者你沿着当年火山岩浆流过的地方爬上去、滑下来，感受一下固体变成了流体之后的可怕和轻松，你会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都可以变的，甚至变得不可思议。就象石头怎么会变成了流浆了呢？但它确实变了。

在涠洲岛游水，也许是人生的沐浴。那种纯，那种净，那种与世不争的感觉，让你远离尘世。要说把自己洗干净，我以为唯有涠洲岛的海水。

让自己的脚步走在自己的心里，这种尘世足音回响心头的走法，也要在涠洲岛才能实现。晚上，月懒星疏，风儿也歇息，独自一人走在海滩上，你从哪里来，看得清清楚楚；你到哪里去，慧根深一点的，也恐怕有一条思线在指引。那沙沙的脚步声回响到心头，象沙沙地翻开你的心史，让你重温过去的自己。涠洲岛不可不去呵，就为看一看已往的自己。

涠洲岛珍藏在我心里的还有一条小街。那条小街，窗户对着窗户，一条竹竿从这边横架过那边，就晾起鱼干，靠近窗户就晾那花花绿绿的衣裳。这边窗户问：哎！吃了没有？那边窗户答：早吃罗！你呢？

醇醇的乡情，醇醇的海风，还有絮絮的海浪，会久久地荡漾在心中。

至于北海的海底森林，那是一片人类的希望。世间上居然有一种树既可以在海底里生长，也可以在阳光底下生长。被称之为海底森林的，是海榄树，一种胎生植物。种子在树上发芽，变

成了小树之后，才离开母树，掉到海里一下子就扎根生长来了。有一个故事，说原先在海底生长的是松树，在陆上生活的是榄树。有一天，松树对榄树说，你下来呀，海里好玩。我们对调一下吧！这样，榄树就下了海，松树就上了坡。潮水一涨，榄树就被淹得没头没脑了。它就哭。

它的哭声在哪呢？就是涨潮时，榄树的叶子合拢，发出的“啪啪”的响声。松树的叶子为什么象针一样呢？那是它怕海水淹，所以把叶子卷成针一样尖。

山口红树林（也叫海底森林、海榄林），位于北海市合浦县的山口镇，红树林已经成为当地的一个旅游景区。那一片红树林，是联合国自然资源保护区网络上的保护点，是国家级的生态保护区之一。红树林对保护岸堤、减缓波浪的冲击、净化海水、增加浅海鱼类资源等等，都起着极其良好的生态保护作用。北海沿海的红树林，达几十万亩。现在人们对于红树林的作用日益了解，人工种植红树林也已经普遍开展。曾经，为了写一篇内参给能决断事情的爷们看，我徒步走过许多长着红树林的滩涂，从脚趾之间长出来的泥浆很细腻，象带尾巴的蝌蚪。如果从小洞的旁边踩下去，小洞里面的小蟹就惊慌地跑出来。小时候，我也到过红树林里抓过蟹耙过螺，还摘过红树林的果实。那果实，我们叫榄钱果，煮熟漂了水可以吃，上个世纪60年代就靠它来充饥度过了困难时候。现在这道菜已经成为北海的一道地方特色名菜——榄钱车螺煲。

如果从旅游的角度，北海是非常值得一读的。这里有中国最古老的珍珠城，现在那里挖地三尺，还全是珍珠蚌壳。从唐朝开始，历代都有采珠官在那里监采珍珠。在长安的达官贵人心目中，北海是一个出产奇丽珠宝，有着传奇色彩的远方重镇。在杜甫、白居易、元稹、陈子昂、高骈等大诗人的诗作中，均提到合浦的南珠和交趾。杜甫的《客从》就写着：“客从南溟来，遗我泉客珠。”这南溟，就是现在的北部湾一带。400年前，也就是明万历十九年（1591），戏剧家汤显祖因上书言事得罪皇上，被贬为徐闻县典史，赴任途中曾上过涠洲岛，他的“日射涠洲郭，风斜别岛洋”的诗句至今还在被人传吟。北海还有中国最大的海鲜和珍珠交易市场，还有美丽的“天下第一滩——银滩”。北海还是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与此相关的是汉朝的一万多座古墓群和现在修建的汉墓公园。

人家说，西安归来不说古。长安古都，皇上都埋了十几代，你其他地方还说什么历史呢！这是实话。但北海自古以来，作为珍珠的原产地、“南蛮”之地，又作为控制交趾的军事要塞，北海有着别的地方不曾有过的文化，那是边陲文化和流放文化。

苏东坡65岁那一年，就来过合浦，并在合浦小住了3个月。现今合浦师范校园内的东坡亭，就是为了纪念苏东坡而修建。那一年，宋哲宗崩驾，徽宗君临天下，特赦了苏大学士。他百感交集，庆幸自己的老命不至于扔在这海天之遥。舟辑不停，从海南经遂溪来到北海。当时的廉州府，是南路重镇，珍珠贡品的产地，与桂林、高州府毗邻，特产丰富，商贾云集。与海南相比，廉州已算繁华之埠。苏东坡年迈矣，海南几年，身心交瘁。来到这里时，仍前程未卜，他便想先喘一口气。苏东坡在廉州三个月，留下了许多描写合浦的风物的诗篇。还教廉州人做“东坡肉”、“东坡笠”等等。东坡笠是一种有围裙的凉笠，当时妇女一般不敢出门，东坡就教她们做了这样的帽子，既遮阳又挡住人们的视线。这是中原文化与边缘文化的结合。

我在合浦住了五年，陪过许多文人墨客参观过东坡亭，也听过我们老馆长讲过的一个故事。五十年代，合浦搞过一次文物收藏展。当时，曾借过一家姓苏人家的砚台展出过。苏家人说，那砚台是苏东坡当年送的，苏家当时靠近苏东坡住的地方，常请苏东坡喝酒，东坡走时将一只砚台

送了他家。自从他家得了这一个砚台，屡出读书人，到五十年代，苏家已经是书香门弟。苏家怕公家收回那砚台，断了他家的墨香，所以自从借了那一回，后来说什么也不肯借了。

冠头岭（观涛岭）是北海唯一的一座山，而且在海之角的尽头。站立在冠头岭上，三面临海，一下子把人推到把酒临风的极至。而这座山上就有汉朝大将军马援的足迹。马援是伏波将军，中原人，少时不爱读书爱习武，哥哥顺其发展。青年的马援就去办庄园农业，后成军事统领。他曾率军到北海，上过冠头岭（观涛岭），马援将军南下的目的就是为平荡交趾。

北海作为中国的一个通商口岸，最远的可以追溯至汉朝。远古的留影也许已经黑白模糊，但近代的画面依然清晰动人。80年前，云南兵到北海看见电灯挂在大街上，风吹不灭，雨淋不熄，便想用刺刀割回家去照明，险些“电”着。宣统三年，北海的英国教会院子内就已经用电灯照明了，发电机是香港英国教会赠送的。

光绪4年，北海就已经有邮政所，由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主办。那个时候，全中国的邮政点43处，其中英国设9处，德国14处，日本16处，法国14处。

现在还保存完好的英、法、德、意等国的领事馆，记录着当时的繁华与开放。说北海是一个小小的渔村，那是一种表象。她的深远，她的灿烂，与祖国的文明同步。

现在，许多朋友到了北海，都说北海是一座天然的“大氧吧”，由于三面环海，加上传统的工业总量小，它的空气质量位居全国第一。世界上什么东西都可以买，但我们到什么地方买新鲜空气？在物质日益丰富，而环境日趋恶劣的今天，北海作为最优秀的人居城市之一，越来越受人青睐。

而交通的方便，让天涯海角的北海不再遥远。人们去看一看几千年前的珍珠城，或者摸一摸刚上市的珍珠，或者到涠洲岛洗一洗人生浮尘，采一颗仙人果，捡一块火山喷发出来的石头蛋蛋，那都是瞬间的事情。

北海在历史里，在你的记忆里，更在你的生活中……

蔚蓝的风情

◆顾文

我们由猴子变的，还是由鱼变的？最新的一则科学研究报道，挑战了前者，说我们是由鱼变成，而不是由猴子变的。如果是这样，昼家保存的风情，最接近我们的祖先。

以捕鱼为生，以舟为家，家如蛋壳，故称“昼家”。昼家，历史上也称“昼民”、“昼户”。《说文解字》对“昼”字释为“南方夷也。从虫延声”。《康熙字典》把蜓、昼二字比同，音义一样。所以说，历史上的“昼家”之呼，有睥睨之意。

唐朝时候，昼家叫“龙户”，开始设立户口，“计丁输粮”；到了明朝洪武初年，这种管理更加落实，在基层设“里长”，由“河泊所”加强开征“鱼课”。

居无定所，沿水流浪，打鱼烧烤，世代船上。原始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昼民处在最低水准的生活状态之中。宋书《岭外代答》称昼民为“海獭”，因为昼民小孩“冬夏无一缕，其类獭”。

北海外沙岛，是昼家聚居之地。清朝光绪年间，外沙岛已经有二、三千人在海滩的高脚棚里

居住了。那时，蛋家的生活是小船缆在棚柱下，一张篾席遮风雨，夜枕涛声共鱼眠，不分昼夜海上漂……

在我很小的时候，大人们就说，海边妹子的奶，蛋家婆娘的臀。隐隐知道，那都是说“大”，男人们说起来还有一种特殊的神情。后来，工作关系，看过了许多地方文史资料之后，我才知道，那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缘故。海边的人多吃海鲜，自然发育良好，女人奶子自然硕大。如果不大，生了孩子少奶汁，吃了八爪鱼炖猪肉，奶子也会鼓胀起来。蛋家女人，只要上了年纪，臀和腿一定是非常丰满，走起路来有点像企鹅蹒跚着。因为常常走在沙滩上，头虽然前行了，脚与臀还在后面；沙面上走路，身体摆动的幅度比平地上要大，久而久之，扭动的锻炼，使得臀部丰硕庞大；而腿则因常年呆在船上，少有走动，鱼虾的脂肪就全寄存在那里了。

祖父说，我家曾有房子与外沙岛一港之隔。那时，船从浦北深山老林沿南流江运来竹子，到门前卸下，雇人把竹子破成篾片，再织成鱼篓和晒鱼的竹席子，生意兴隆！祖父说起往事，仍深有遗憾：土地改革，听说农民可以分到田地，扔掉生意跑回老家分田分地，好好的城里人不做了，做了农民。他说，“听说能分田地，你说对一个农民出身的人是多大的‘瘾头’呀！”

他不懂得说“诱惑”一词，但意思我已经明白。

听说蛋家女人有漂亮的包头，红黄两色相间，格子花布，左右有两个尖角从耳鬓下垂，在下颞处用别针固定，一尖角从脑后下垂，一尖角从前额突出，状如猪嘴。

但我小时候已经看不到了，我看见的是一方土蓝布或一条花毛巾搭在头上，用发夹固定在头发上。蛋家的女孩子出嫁以前，是不穿对襟衣衫的，她们认为钮扣从胸脯中间扣下来，显得不雅。只有到了出嫁，是女人婆了，孩子也出生了，对于少女时代的秘密无所谓了，才穿对襟衣衫。蛋家的衣衫镶花边，我少年时代还见到过。她们一身海水颜色的衣裳，镶着红红的边，再配上头上的盖巾，盖巾下方是棕褐色的脸，外加贼亮的铜门牙，让少年时代的我像看外星人一样，对于蛋家女人的形象十分好奇。

我们乡间民谣唱的“娶个海边婆，一篓沙虫一篓螺”，那歌里唱的“海边婆”，不全是指蛋家人。我们海边也有一些亦农亦渔的人家，但那不是蛋家，他们是农家兼渔而已。

历史上的蛋家，最初也只有从事渔业，但后来分工仔细了，就有了渔蛋、珠蛋和姑哩蛋。从事渔业的叫“渔蛋”，从事采珠业的叫“珠蛋”，从事码头搬运的叫“姑哩蛋”。我们家乡人说的“姑哩佬”，主要是从他们的话语特色来区分，他们说的都不是本地话，叽哩咕噜，听不懂，这样就把这些人叫“姑哩佬”。现在想来，这些从事搬运的人，最初肯定是渔蛋的后代，年青力壮，海运业发展了，需要搬运工，他们觉得岸上干活总比海上好，就近水楼台先得月了。俗话说：行船走马三分命。谁不图个安稳？

苏东坡曾说过，蛋家的“小屋如渔舟”。最初，蛋家岸边居住的小屋，是几根大竹埋在沙里撑起的小屋，小屋的顶部依然是拱形的，如同船篷。潮涨了，小屋下面的沙滩被淹了，出入串门还得靠小艇。潮水退了，岸边沙滩上几根柱子撑起来的小屋，鳞次栉比，夕阳西下，渔歌悠悠，鱼香浓浓，倒也不失生活的乐趣。如果再有几个光腴的小孩，在沙滩上玩耍，那就是一部活脱脱的

蛋家发展史了……

我没有进入过那个撑在半空中的昼家棚，但据黄家蕃先生《北海水上人家史话》的记载：“室内陈设例无椅桌床榻，坐卧皆席地，故地洁无纤尘，卫生清洁十分讲究。”

北海人都相传着一句俚语：“昼家酒席全是鱼。”昼家婚嫁所设筵席，比北海市民的还要丰盛珍贵，燕窝、鱼翅、鲍鱼、海参是必备之品，鱿鱼、带子、沙虫之类就算下等货了。

昼家人婚嫁仪式十分独特。闺女出嫁前十天就不许抛头露面了，晚上要“哭嫁”。说哭，其实是唱。用一种凄婉的语调唱出母女之情、兄弟姐妹之情、出嫁的无可奈何的心情，还有与伴嫁娘之间的姐妹情。伴哭的多半是叮咛、祝福、不舍的流露。出阁时，夫家新郎是不到现场的，而是委托一个代表前来接亲。接亲的小艇到了，新娘会由喜娘背下棚子，众伞掩护，登上披红挂彩的小船。这时候，锣鼓鞭炮歌声会在整个海湾涨起，如同大潮而来大潮而去……

人类的来去也如大潮，一浪过了又一浪。如今，外沙岛上的昼家棚自然没了踪影。解放以后，昼家人都上了岸，脚踏实地，生活在岸上，工作在海上。外沙岛则变成了中国最大的海鲜食肆。

如今的外沙岛，入夜灯火辉煌，霓虹灯闪烁妖艳。它每天接纳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宾客，代表着北海人民尽地主之谊，让幸运的客人在品尝马氏鲜贝时，一口咬出一颗珍珠……